

广州工人运动史上的一颗巨星

——纪念刘尔崧同志革命史实片断（初稿）——

广州市民政局收集整理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

1964年5月

广州工人运动史上的一颗巨星

——纪念刘尔崧同志革命史实片断（初稿）——

刘尔崧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广州早期工人运动的垦荒者，广州工人阶级卓越的领袖之一。

尔崧同志，广东省紫金县人，公元1899年诞生在紫金县城的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父亲刘师竹以教书为业。尔崧同志排行第五，四哥刘琴西，中共党员，彭湃同志的得力助手，后来也为革命英勇牺牲，因而成了刘家一门二烈。

尔崧同志少年时在家乡念完高小毕业后，家里再无法维持他继续升学了，恰巧，“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广州开办，免费招生，他乘机机会，向亲朋借了点路费，跑到广州来投考该校。虽然该校对学员的要求条件甚高，但他凭自己一贯以来勤学苦练，终于考进该校的机械科。这时他受到了一些人主张“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而抱负着满腔热忱，希望学就一点工业科学知识的本领，以便将来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之国而奋斗。在当时社会的条件下，这确是他爱国思想的萌芽。在这种发愤图强“工业救国”思想的指导下，再加上他资质聪颖，所以他在班里是优才生之一，在第一学期举行期考时，以各科优异的成绩而名列前茅，因而博得师友的器重。

自从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在中国掀起了革命的浪涛。尔崧同志由于接触和阅读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因此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陶冶。后来他与本校同学阮鼎仙、周其继、张喜铭等人常相聚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时事与国家的前途问题，由于彼此间都有一种革命爱国的热忱和抱负，所以结成莫逆之交。后来，甲工有不少的同学，在他们四人的革命思想行动的影响和带动下，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在工、农、青、妇各个运动中成为一支推动的力量。所以甲种工业学校有“红色甲工”之称。他和阮、周、张四人亦深受群众的拥护

和爱戴，被誉为“甲种工业四大金刚”。

1919年“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生组成一个学生代表团赴广州传播“学潮”，为了迎接客人，尔崧同志被推举为广州学生代表之一，担任联络工作。自从代表团来穗传播革命之后，广州的学生运动随之而风起云涌。这时，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们在他和阮啸仙、周其继、张善铭等先驱者的带动下，首先高举革命的火炬，响应了全国“五四”运动的号召，于本校集会，举行罢课，并组织学生会，接着他四人又代表本校全体同学，联络广州各中等以上的学校，倡议将各校原有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活动目的的“校友会”，改组为以爱国、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学生会”，以便适应开展运动的需要。他们的倡议很快便得到全广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响应，接着他们又联合各校学生会的领导人，奔走筹备，成立广东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在该会正式宣告成立后，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从此广州学生运动在联合会的领导下，泉燎原烈火，越烧越旺；罢课、示威游行、宣传演讲、发传单、贴标语、检查日货等斗争活动连绵不绝。一次学生会派出的检查队从大新、先施、真光等百货公司里搜到日货数十箱后，集会于东园，高呼“打倒三大亡国公司！”（指大新、先施、真光等三公司）“抵制日货！”（即日货）……等口号，会后又举行示威大游行，当尔崧同志等率领示威队伍进至大新公司时，该公司竟装模作样，高挂一横额：“欢迎学生光临检查日货。”学生们在资本家此种口是心非的挑战下，愤怒异常，一时群情激涌，冲进该店搜查日货，当搜到日货后，学生们更加怒不可遏，纷纷投掷石块将其数只大型玻璃窗撞得粉碎，吓得资本家连向伪警察厅长魏邦平告急。魏逆便乘机以“维持治安、禁止捣乱”为借口驱动大批警察实行镇压，大队荷枪实弹凶神恶煞的警察包围学生队伍后，双方便发生冲突，岂料，魏逆丧心病狂，竟下令警察开枪射击，当场爱国学生热血横飞，尔崧同志面对统治者这种残暴血腥镇压，毫不畏惧，奋勇地指挥同学们赤手空拳与武装警察撕打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包围，尔崧同志为了掩护同学们撤退而坚持战斗，最后因无法冲出重围与其余两名同学一起被捕。

他被捕后，阮啸仙、周其继等便立即呼吁全市各校学生数

百人，午夜包围警察厅，举行示威，高呼：“释放无辜的被捕爱国学生！”昏令魏运出来答话，在学生的包围下，魏因怕事情扩大难以收拾，只得硬着头皮连夜将他三人释放。后来甲工校长黄强因与魏邦屏“朋比为奸”，竟以“聚众扰乱治安”为“罪名”，宣布开除了尔崧和阮啸仙、周其继三人的学籍，但是他三人的正义行动却受到全校同学以至老师们的支持，所以黄强的无理迫害复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反对，为了支持他们三人，全校同学当即举行罢课以示强硬的抗议，要求黄收回成命。这样一来，黄强也害怕了，只好被迫恢复三人的学籍。事后，尔崧同志常常以此例子来鼓励同学们说：“记得吗？黄强把我开除了学籍，大家来一个罢课就迫使他赶快收回成命了，这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往后什么也不怕。”在陈炯明与孙中山先生分裂时，广东学生联合会内部也分成两派，以刘尔崧、周其继、阮啸仙等为一派拥护孙中山，以张店荣、李朴生、陈绍棠等为一派拥护陈炯明，从此两派的学生们常常展开争论。拥护孙中山的学生便说：“就是孙文好。”但倾向陈炯明的学生却坚持说：“陈炯明好！”常常为此而争论不休，一天甲工的一群同学又分成两派，在争论着，尔崧同志在场察听了许久，见到大家都不能说出为什么好的原因来，后来他便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让我讲几句好吗？我说，不管姓孙、姓陈或者姓张、姓李，总之，谁是维护工校的利益，谁是替工校说话谋福利，那么我们就拥护他！……”他这几句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便成了争论会上不可驳倒的真理，不单把反对派驳倒，更主要的是他能运用了阶级路线的原则，为同学们指出分清敌友的界线。

192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广州成立，他与阮、周、张等人首先响应号召，带头参加和积极进行活动的中坚分子，除了在群众中个别开展宣传活动之外，也经常参加公开性的演讲会，鼓吹革命，他的讲话通俗易懂，且富有煽动力，能左右整个会场的气氛，所以人们都喜欢听。他参加“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常常因开会或参加各项活动至深夜才回宿舍，还得要坚持完成每天的功课和习作，他这种热情忘我的革命精神，使不少同学都为之感动。

自从原任甲工校长黄薇调职后，由高崧继任，但高比黄更为独裁专制、贪污腐化，把校政弄得一塌糊涂，引起全校师生们的强烈不满。为了改造校政，刘尔崧同志便与阮啸仙、周其继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全校同学举行“择师运动”，把高崧驱逐出校，于是甲种工业学校继“五四”运动以后的风潮再起，他们三次上书陈炯明，派代表往教育厅请愿，召集各种形式的声讨会，散发传单，向各界人士呼吁遣责高崧要求他从学校滚出去。然而高却恃有陈炯明的庇护，竟然殴打学生，造谣惑众，拔枪恐吓请愿者，气焰甚为嚣张，但尔崧同志毫不畏惧，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身作则，鼓励同学，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高崧仍十分顽固，不肯离校，为了取得斗争的全胜，他和阮、周等学生会领导人又号召同学们实行最坚强的抗议，宣告、集体退学，并提出“不胜利决不复学！”甲工同学此一斩钉截铁的举动，更使社会舆论纷纷，至此陈炯明才害怕起来，不得不撤销了高崧校长的职务。但高崧恼羞成怒，竟不顾一切，硬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和阮啸仙、周其继等七人开除学籍后，才忿然离校，直到新校长上任，因鉴于社会舆论斥责，学生又声明，除非撤销开除七人的命令，否则决不复学，故只好卖个人情，宣布恢复了刘尔崧同志等七人的学籍。至此，甲种工业学校一场持续数月之久，轰动一时的驱高运动，才告胜利结束。

1921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和阮啸仙、周其继、张喜铭等一起在广州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间他和阮、周、张等人受党和团中央的委托，负责在广州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酝酿成立两广区（广东、广西）社青团区委的活动。为此他们便作为两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种子队，第一批参加社青团，入团的那天，他很兴奋，亲手做了一批三角形的小红旗，装饰在校舍的里外，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招待会，邀请十多位同学参加，客人问为何这般喜庆，他愉快地解释道：“今天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诞生的日子，是一件大喜事，大家都应为此而欢欣鼓舞；接着他向同学们介绍了关于社青团的知识，并且解释了什么叫共产主义。此后他不断以多种多样方法，吸收同学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介绍了一些进步的书刊给他们阅读，以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积极为扩大团的组织，建立两广社青团区委打下基础。

同年秋天，他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了，有些同学把毕业文凭看得很重，甚至急不可待地要去领取，可是他却恰恰相反，全不当作一回事，以至不去领取。同学们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他很干脆地答道：文凭有什么用，我们干革命工作的人，是用不着文凭的，毕业后同学们升学的升学，想升官发财的亦纷纷找兵工厂厂长黄强去举荐一官半职，而他呢，却与阮啸仙、周其铨等几个伙伴们对此掉头不顾，在惠福西路玉华坊挂起牌子把“爱群通讯社”创办起来。“爱群通讯社”是一个专替工农说话的喉舌，他把各地工、农、青、妇运动的新闻资料搜集起来向各报馆投稿发表，宣传革命思想，但是，那时报纸是商办的，为利是图的报纸商们，均不愿意接纳登载他们的稿件，所以一篇稿件得到登载，都要经过不少的困难和周折，致于稿酬那当然是少得可怜了，所以这几位依靠稿费作为生活来源的记者，不用说，都是很清贫的了。然而，尔崧同志他们并没有计较这些，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一次有人向尔崧同志道：“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一行穷光蛋的职业呢？”他豪迈地答道：“我为了工人大众的饭碗，为了他们将来有好日子过，才从事于工人运动，”在场的工友们听了，都很感动，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然而，他这句话，也为一个把头引为笑柄，讥讽他是个“大傻瓜”。

这时他和阮、周等战友一面以记者身分到各地联系采访新闻，也一方面帮助同在一个房子办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党领导下专门领导工运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并且通过这些有利条件积极扩展社青团组织，酝酿建立社青团两广团区委的工作。同年秋天，两广团区委在党和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深入发动群众的具体努力下，终于在广州成立了。与此同时她的外围组织‘新学生总社’也相继正式成立，尔崧同志被选为这两个组织的常务委员之一，担负了主要的领导工作。

同年，党组织派他公开以“新学生社”的名义，到顺德县开展工农运动，并秘密发展党团组织。他首先到了顺德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大良。在那里着手发动工人群众，把该县的粮谷、炭业等两个行业的工会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又培养和吸收了顺德县第一个共产党员炭业工人优秀分子李智民同志入党。

他把党的根子扎了下来以后，接着又串连培养了何秋如(茶楼工人)罗享(梳篦工人)罗溢(建筑工人)郭竹朋(农民)等工农优秀分子参加共产党，并通过上述同志联络和发动工人群众把原属黄色工会“广东省总工会”垄断的梳篦、茶楼、建筑、炮竹等四个行业的支部改组，清除了工贼和坏蛋，纯洁了队伍，建立了工人自己真正的工会。当打下了上述基础之后，他又积极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并派遣工人干部下乡宣传及帮助农民建立农会。翌年，中共顺德县的第一个支部组织经上级党批准后，在尔崧同志的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由李智民同志任书记)。从此，工农革命的火种便燎遍了顺德全县，愈烧愈旺。

顺德的党支部组织建立以后，尔崧同志返回广州，担负党交给他的新业务。但李智民同志还经常到广州新学生社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所以实际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代表党指导着顺德工农运动的斗争。

同年，党领导的“广东工会联合会”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但是，这个新创立的红色工会在其组织范围、会员人数、经费收入等等的规模上都较之于黄色的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和“广东省总工会”为小。这时广州虽然也有不少各种各样名堂的行会和工会，但过去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有些也为坏人所把持，所以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党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加强对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便派遣了大批的优秀干部投入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去。尔崧同志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时，他和周其缙等同志认为：广东油业总工会拥有会员七八千人，工人过万，而且是一个全省性的工会组织，他们长久以来，受尽资本家、工贼的压迫剥削，对资本主义仇恨很深，如果这个工会的领导权一旦掌握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支油业工人队伍，在工人运动中确实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以第一步必须先把油业总工会掌握起来。党组织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委托他们担负了这一重任。

广东榨油工人以广宁、四会、高要、德庆、封川、怀集等县人为最多。清远、英德、花县、番禺等次之，惠阳、河源、东莞又次之，但有一个特点，过去由于深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油业工人中的地方同乡观念很浓厚，有西江、东江、北江三派之分。常被一些坏蛋从中操纵，挑拨离间，常常引起封建派系

的斗争。资本家、工贼们则钻着这个空子，从中渔利，加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所以油业工人们一年到头，均在流离颠沛，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着。尔崧和其继同志掌握了这些特点，便首先通过同乡的关系，与油业工会理事人之一胡楚、侯桂平等入接近，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渐渐把他们争取过来，接着，又进一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把临时工和失业工组织起来，有计划地介绍安置到各个厂里去，解决了他们的最迫切的问题——饭碗问题，因而受到油业工人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由于他俩经常深入各厂联系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结果，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不久，油业工人的“十人团”成立了，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展开活动。为了消除油业工人中存在的派系，加强工人队伍内部的团结，尔崧同志曾经作过不懈的努力，他常常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联系各派别的主要分子，把他们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工作，使他们彼此之间得到更多的了解，消除长久以来存在的隔阂，逐渐以阶级的感情来代替了他们的封建地方观念。不久，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组织也以工人十人团为基础，在油业工人中建立起来了，并且不断发展和壮大，这时，党又接纳了尔崧等同志提出的关于改组广东省油业总工会的建议，把该会由旧式的会长制改为委员制，通过改组也选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会的领导工作。在改组中他也被选为油业总工会的常务委员，并担任了这个工会的秘书职务。经过一番艰苦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之后，广东省油业总工会的领导权终于掌握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手里，由过去原是一个灰色的涣散的老式工会转成为一个红色的革命的，生气蓬勃的工会，以崭新的面目和战斗的姿态屹立在广东工人运动斗争的最前列。

同年五月，广州的油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向资本家展开了一场该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斗争。由于资本家无理地拒绝了广州油业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要求，广州市数千油业工人的大罢工霹雳一声便开始了，罢工最初由广州一地，进而蔓延至全省范围，历时八月之久，在斗争中粉碎了工贼、资本家、官僚们勾结在一起所展开的无数次疯狂反扑进攻和阴谋鬼计，最后，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了油业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并赔偿了工人罢工期间的经济损失，取得辉煌的全胜。显示了工人

阶级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的无比巨大力量。以至资本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榨油佬真齐心，有法子，好斗谋，的确利害！”他和周其铤同志就是这次轰动一时的油业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春天，国共合作后，尔崧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并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干事，积极协助廖仲恺部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而奋斗。在这种有利于工农运动发展的形势下，他除致力于巩固油业工会工作之外，也致力团结和改造其余各旧式工会工作，以便迅速地把广州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革命旗帜之下，扩大革命队伍的力量。从此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为了适应各行业的工人群众上落之时间，他需要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着工作，因为不少工友只是在大清早上班前或者夜里收工后，才能有空，所以他常常在非常缺乏休息和睡眠的情况下，坚持艰苦奋斗。经过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州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都纷纷投入了加薪、缩短工时，取消“无情鸡”等等的斗争，而且通过这些斗争也逐渐把工人群众黄色工会的控制下分化出来，参加到革命红色工会的行列。首先把以余广为首的建筑工会，以蔡尔生为首的理髮工会以及以吕汉泉为首的车衣工会改造和整顿过来与油业工会结成了革命核心以后，使广州红色工会的斗争力量大大的加强了。后来，又在击垮反动工会的一系列反攻和阴谋鬼计的斗争中，相继把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及兵工厂、碾谷等大部分机器工人从广东机器总工会的控制下分化出来，并以行业为基础组织了各行各业的红色工会和总工会，未几又把酒楼茶室、粉面茶馆、集贤起落货、锦纶、绸缎、颜料、酸枝、花梨、雕花、象牙……等行业的绝大部分工人从黄色的“广东总工会”里分化出来，分别建立了各个红色的工会组织，从此工人运动的声势就更加浩大了，同年夏天尔崧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文雍、邹师贞、潘兆彦等同志根据党的决定，依据苏维埃的组织原则，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以后，各行各业的红色工会统一起来，组成了“广州市工人代表会议”。从此，广州市工人群众便有了一个全市统一性的领导机构。她的诞生标志着广州工人群众由于党的领

导在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也意味着广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尔崧同志被选为广州市工人代表会议的主席。

在党内，他也一直担任了重要职务，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之一，而且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期，还是区委的工人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尔崧同志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者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后，他被选为会总第一届执行委员的二十五名执行委员之一（在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时，他复被选为执委）而且他还是当时的国民党广东省委部的创始人，并当选为这个省党部的首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任工人部部长。

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之后，不久，党为了保障广州工人群众的利益，决定建设一支工人武装——“工团军。”并委托尔崧同志担任这项武装建设的领导工作。他不遗余力地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依靠群众，挑选了工人中年青力壮的积极分子，按行业工会为单位，编成若干个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支广州工人阶级最早的自卫武装，由于党的关怀，工团军中以尔崧同志为首的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在保卫广东工人阶级利益肃清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巩固广东根据地等等的武装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年十月，以国民党右派、官僚买办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广东商团军”举行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时，“工团军”在尔崧同志的指挥下，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协助政府军队很快便把这股反动武装击溃，稳定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政局。次年六月，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互相勾结，盘据广州，鱼肉人民，贩烟开赌，无恶不作，并举行叛乱。尔崧和杨殷、邓培等同志奔走呼号发动全省铁路、轮渡船艇工人举行大罢工，以及广州人民罢市，断绝水陆交通，使敌人军事运输霎时陷于瘫痪状态，无法调动其反动军队。在各路革命军汇合广州围攻军阀时，他又率领工团军配合革命军作战，把杨、刘两军阀全部地歼灭，重新控制广东政局。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反帝怒潮更加汹涌澎湃，接着，震动全世界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尔崧同志也是这次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自从醒醒罢工开始，党组织分配他和李森等同志负责广州地区沙面的洋务工人参加大罢工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并且动员广州全体工人群众全力支持这次大罢工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初，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领导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展到全省，如汕头、江门、佛山、清远、肇庆、韶关、英德、顺德等县市都设有代表会议的取局机构，代表大会所属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拥有会员二十余万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决定把“广州工人代表会”改名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仍由尔崧同志担任代表大会的主席。同年三月间“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初谋阴谋叛变革命后，一贯在国民党右派羽翼下的封建把头工贼们开始猖獗了，甚至明目张胆地向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展开进攻，连一贯披着革命外衣暗藏在油业工人队伍内部窃取了领导地位的工贼曾西敏，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庇护下盗窃了油业工会的经费数千元巨款携到东江一带承色当地官府的各种捐税，从中猖狂地榨取民脂民膏，以肥私中，当地人民无不恨之入骨，纷纷赴广州向尔崧同志诉苦，但曾贼竟对尔崧同志对他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尔崧同志便在同年五月间召开的广东油业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揭发了曾贼的罪行，发动全体代表对曾贼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并把他从油业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轰走。后来曾贼在国民党右派的唆使下，竟纠集了一群工贼拉拢了部分落后工人，拼凑了一个所谓“广东油业总工会维持委员会”，实行与革命的红色工会分庭抗礼。不久，蒋介石又阴谋实行了限制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各个重要的领导岗位，让他的法西斯党羽窃取了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地位，以便进一步达到其反革命阴谋目的。因此同年，尔崧同志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第二届代表会议上，虽然在群众中享有高度威信而联选担任执行委员。然而由于掌握实权的各部部长的人选却是规定由蒋介石一手委派的，所以他这个“执委”实际上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后来，敌人鉴于他是共产党员，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席，掌握大会的领导权，在广州广大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敌人为了瓦解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的广州工人队伍，便千方百计企图在尔崧同志身

上打主意，企图把他收买过来。便派人利诱他说：“如果你答应与共产党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保证给你当部长。尔崧同志当场给予义正词严的拒绝。敌人的拉拢收买宣告破产后，竟恼羞成怒，把工贼曾西猷捧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工人部长”企图利用他作为向我党争夺工人群众打击尔崧同志的工具。所以在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力量猖狂进攻的极端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尔崧同志的工作就更加繁重和艰巨了。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不分昼夜地坚持工作和斗争。随时随地会遭到敌人暗杀的危險。但是他对敌斗争却是毫不动摇和妥协的。这时反动“机器总工会”的所谓“工人体育部”常常纠集流氓无耻之徒向我革命工会组织进攻，捣乱、殴打工人，无所不为。尔崧同志为了维护广州工人群众的利益便积极领导工人群众展开斗争，他在大会所属的工会中挑选了粮谷、集园、莱栏、糖面、茶叶、麻色等六个工会的工团军队伍，组织成为“六工团”并加紧进行军事操练，以便使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能直接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戒备武装，以随时随地粉碎黄色工会的任何武力挑衅和袭击。“六工团”在保卫广东工人利益反击坏蛋排斥的各个斗争中成了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打击李贼盘据在宁阳铁路的反动势力的战斗中，在尔崧同志的指挥下会同全国铁路总工会驻广东办事处及省港罢工委员会两组织所属的纠察队以及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与顽敌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战斗，终于把盘据在该地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号称“四大天王”的地头蛇工贼体育部等坏蛋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扫清，为人民除了大害。敌人在受到我工人自卫武装的沉重打击后，只得又变换了花样，捏造大量污蔑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谣言，并且把一切的所谓“罪状”都归咎到尔崧同志的身上，同时又暗中派员向尔崧同志挑拨离间，说什么你干这份替人负过的差事，又何必呢？妄图以软硬兼施的卑鄙无耻手法来达到他们软化和动摇尔崧同志的革命意志，从而进一步把他拉过去，然而，这次敌人在尔崧同志那里所得到的却是一顿淋漓尽致的痛斥。

“宁阳”事件后不久，党组织又采纳了尔崧同志的建议，把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工团军”改编为“广州工人自卫队”在原工团军队伍中，挑选了精壮的青年队员近千名组成，并集

中进行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黄埔毕业生为教官，并且还有自卫队的统一制服。迅速地提高了工人自卫力量的军事素质，从此威震远近，使坏蛋们闻之而心胆具寒。这支广州工人武装自卫力量便是后来广州公社起义时“工人赤卫队”的主要基础。

同年秋天，石井兵工厂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缩短工时遭到官方无理拒绝而举行罢工，最初历时一月，未有效果。尔崧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又发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铁路相继投入罢工，以壮大兵工厂工人罢工的声势，结果罢工三天即迫使官方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大获全胜。罢工胜利后兵工厂工人为答谢三铁路支援罢工的兄弟般的援助，而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会上尔崧同志以罢工胜利的事实来教育工人群众。他有力地指出，“全市工人的大团结是一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是年年底，他为发扬孙中山先生扶助救工等的三大政策精神，与当时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李章达先生合作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广州市公安局”的名义联合举行了一次“工警联欢”，以鼓励和促进警察为工投服务，在西瓜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仪式，全市警察一连三天出巡时均配戴红布臂带，以示工警之间的团结互助，真使人一时有“移风易俗”之感。可是此举对国民党右翼统治集团来说却象一个早晚终要爆炸的定时炸弹，使敌人大为震惊。后来，蒋介石便千方百计制造了阴谋借口，令其爪牙夜闯突然武力接管公安局，扣留李章达，接着又派遣大批特务流氓包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设在大南路口的俱乐部——“煮庐”，任意肆虐和捣乱。虽然敌人愈来愈猖狂露骨了，但是决吓不到尔崧同志。继“工警联欢”之后，他又于一九二七年春天，联络当时黄埔军校组织“工军联欢”。在黄埔军校广场上举行集会，到会的工人代表们受到黄埔学生的热情欢迎和招待，黄埔军校又派出学生到广州到处张贴“拥护三大政策”！“保障工人利益”！“革命成功万岁”等革命标语，使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又一次得到发扬。然而，同年四月蒋介石竟公然在上海发动政变，全国政局突然呈现紧张。十三号夜深，中共广东区委召集广州全市的党团干部在农民讲习所举行紧急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要提高警惕，立即行动起来，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而战斗，会上尔崧同志也讲了话，他特别要求负责工运工作方面的同志

回各单位去要加紧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紧密团结全市工人群众，准备随时应战，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翌日他又在工人代表大会的礼堂里召集了全市工会领导干部一百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贯彻了党关于事变的有关紧急指示，他再三指出政局的严重性，号召同志们不要惊慌失措，返回各工会后要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和依靠全市广大工人群众提高警惕，作好应战的准备。这一天风声越来越紧，敌人的“谍报队”（特务）已经鬼鬼祟祟四出蠢动，并且出现在他们的会场所在地惠州会馆的四周，当天我党负责农运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奉命分赴各地指挥农民自卫军准备战斗。晚上，尔崧同志又和李森等负责同志共同召集了广州各工会领袖举行特别会议，详细地讨论和研究关于如何组织发动广州群众应付事变的具体方案，会上研究了举行罢工问题，组织全市工人武装自卫问题以及工人纠察队的布署等々问题。会议一直进行至深夜才结束。可惜这个极其需要的会议所制定的措施，来不及贯彻下去，敌人的一切已经佈署就绪了。

十五日的清晨，是一个阴暗的早晨，天上正下着毛々细雨，当尔崧同志以刚々搬进第二天的住宅里，乔装打扮出门的时候，突然，油业工会干部陈功武同志匆匆赶至，向他报告道：“糟了，全市已经戒严了，现在反动军警正到处搜查捕人！”并劝告他暂时切勿出门，面对如此突然激变，极端严重的局面，他并无半点惊惶失措，他迅速地考虑了一会后说道：“现在我必须要按时到达西堤大东酒店与国际职工代表团举行会谈，”遂不顾个人的一切安危决定冒险前往，他向陈同志询问了一些有关敌人戒严封锁的情况之后，为了避免陈对他出门的拦阻，便要陈再去探听敌人的动态为名，把陈打发走了，然后独自一人匆匆前往。由于敌人封锁甚紧，无路可通，他被迫返回住宅。正当他在家里苦思如何设法赶赴西堤时，反动军警特务已把房子包围，要动手逮捕他了，因房子很简陋，所以七八个敌人不用化多大的气力便把门破坏如狼似虎，兜头煞地闯进屋里来，一个伪警官气势地々的冲到尔崧同志跟前吆喝道：“你就是刘尔崧？”“刘尔崧就是我”。这时尔崧同志以极端鄙视敌人的神态，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伪警官当场被气得暴跳如雷，手舞足蹈地嚷着“还不赶快给我捆起来带走，”这时，正在房子内翻盆倒罐妄想借此机会发点洋财而又毫无所获的伪警们在其上司这一声喝令

之下，都象疯狗似的向尔崧同志扑来，一片混乱的喊叫、喊骂的嘶叫声，“慢来！”七八个敌人因这一声巨响怔住了。“用不着缚，走吧！”尔崧同志说完后，昂首阔步威风凛凛地走出家门，这时敌人只得跟在他的背后，簇拥着把他押走。当天，敌人急忙配合着火肆造谣惑众：说什么在尔崧家中搜获大批金银财物。“刘尔崧有几个小老婆，几夫住家”等等，翌日，国内所有的反动报纸都大字标题，无耻叫嚣“广州共匪首要刘尔崧已被捕落网，广州赤祸不难肃清”等等诸如此类的捕言。

被捕后头两天，他被作为重要犯关在伪公安局狭隘的小牢房里。牢中还有几位同一天被捕的重要负责同志（其余绝大多数同志被捕后多是被关进南关法院等敌人临时设的拘留处内）入狱的第二天他的爱人以送他一床锦被为借口，到伪公安局买通了狱卒，引进来监狱。当尔崧同志发现爱人突然来到这个虎穴来探望他时，他扶着粗大而笨重的牢房木栅端详着相距很远的她，一会儿，说道：“快回去吧，用心机把明儿养大，”但此时她已经淚如泉涌泣不成声了；可是狠心肠的狱卒没有让他说下去，就硬把她拖走了。他们这次会面还不到两分钟，会面中尔崧同志在敌人的监视下，对爱人说了唯一的这句话，就是暗示他将要为革命牺牲了，提醒她赶快领着幼儿逃出虎口，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不幸，这句话竟真的成了尔崧同志给爱人和儿子永别的遗嘱。未几，他被解往南石头监狱。在这个狱内触目惊心皆是被捕的同志，工人和学生。而且，还陆续增加，面对革命遭此严重挫折，人民群众惨遭浩劫的情况下，他不禁痛心已极，然而，他并不因此而为革命的前途产生悲观失望，他压抑着内心无限悲哀和痛苦，千方百计地鼓励和安慰同志们，他号召同志们要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为革命事业忍受苦难以致流血牺牲，绝不能向敌人投降屈服变节，他坚信“中国革命终有一日会成功的。”很快他又写了一封信设法送出狱外，给工人代表大会的全体同志，向他们报告了狱中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到狱外要依靠工人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到底！同志们接到他的信后，便立即举行了秘密会议。会上决议组织工人举行罢工、贴标语，发传单，向敌人示威抗议，要求揭封工会，释放被捕的全体政治犯。然而，正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当中，这些斗争措施还没有获得实现，便很快为敌

人疯狂地镇压下去了。

当敌人要把他从南石头的大监仓解往他处，点呼他的名字时，他态度自若，步出牢房回顾同志们道：“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因为他已知这是自己为革命捐躯；“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时刻到了，所以他便引用了唐朝太守张巡在临刑前对其部将南霁云所说的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来作为自己临刑前给同志们永别的赠言。

尔崧同志，在敌人的面前始终表现了“宁作刀下鬼，不为阶下囚，坚忍卓绝的共产党员高贵品德，为刽子手们秘密杀害于南石头监狱中，时年二十八岁。

广州工人运动的一颗巨星殒落了，广州工人阶级丧失了一位敬爱的领袖，无疑，这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然而万恶敌人的阴谋只能毁灭尔崧同志的肉体，但绝对毁灭不了尔崧同志的革命意志，他的革命精神是永生的，他的英名及其一生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将万古长青；与广州工人运动光辉的史页联系在一起，流芳百世，永远是鼓舞年青一代前进的力量。

